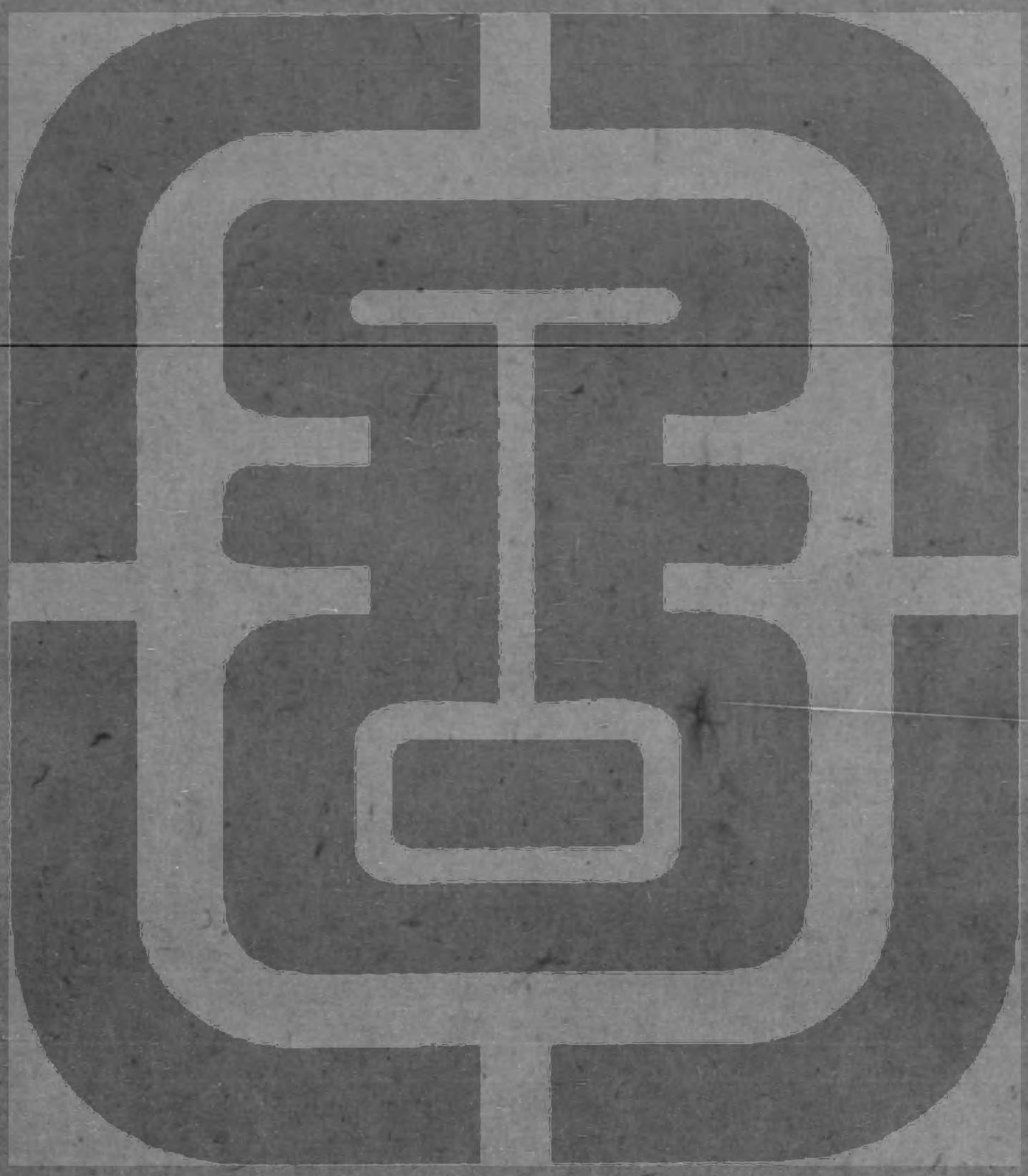
王



黃州小畜集第二十一冊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

律詩

再授小諫偶書所懷

宦途滋味飽更諳命薄於人分亦甘兩鬢雪霜爲小諫六街泥雨趁常參便休祿仕饑寒累強逐班行面目慙安得去如种處士板輿榮侍卧終南种放與母偕隱終南

贈禮部宋員外閣老自汝州副使拜命前年與予同貶

未還西掖舊詞臣且向南宮作舍人禮部員外號南宮舍人休歎貳車如竹葦今外郎散副使一郡至三兩員須知百日掌絲綸故事禮曹外郎百日內知制誥錦窠官重真殊拜玉筍班清祇上身今朝中員外甚多笑白頭王小諫握蘭猶未得禮曹一人而已相親

堪

自寬

身世龍鍾且自寬追量才分合饑寒朝中舊友休誇貴篋
裏新詩不博官曉髮靜梳微霰散落夜琴閑拂古風殘會須
歸去滄江上累石移泉擁釣灘

贈衛尉宋卿二十丈二首 前翰長侍郎

性情和雅得天真鄉寺鼇頭任屈伸三品且隨前宰相宋卿
班在尚書下與吏部宋呂二相公相接 重瞳偏認舊詞臣宿齋院冷琴橫膝
朝退門閑鶴伴身多少摳衣門弟子側聆還望秉陶鈞
謫宦歸來髮更斑徊翔猶在寺鄉閑幾多僚友三台上大
半生徒兩制間舊賜錦袍多貰酒新裁紗帽欲歸山東垣
小諫龍鍾甚空媿洪爐早鑄顏

送融州任巽户曹攝越王愛姬墓誌得罪

御前魯取好科名一掾如何萬里行身落蠻夷人共惜罪
因文學自為榮吏供版籍多魚稅民種山田見象耕君看
咸通十司户投荒終久是公卿

寄商州馮十八仲咸同年

遷客秋來捧詔還故人多怪鬢毛斑重爲東掖垣中士猶
夢西暉亭下山靜筭官途皆是命老思身計不如閑何時
相約同歸隱水竹蕭蕭掩關

送史館學士楊億閩中迎侍

迎侍閩州去路長才名官職過歐陽輸林貴族誇東榻近楊
為副翰張舍人坦腹史館清銜慶北堂別酒正逢寒菊綻歸舟應見

早梅香拾遺健羨吟詩送莫笑蹉跎兩鬢霜

覽照

覽照笑浮生秋霜髮數莖才高空有氣官散即無榮貧久心還樂吟多骨亦清他年文苑傳應不漏吾名

送寇諫議赴青州

表海鎮崢嶸樞臣轂禁庭兩蕃申族帳七縣造圖經密勿君恩異循良祖德馨旌旗驅驛路鼓角出郊坰歸夢尋溫樹行塵動福星上儀三道判排設十間廳風靜衙門戟霜寒郡閣鈴看山樓號白封社土分青花好詩難惜梨甘酒易醒牡丹水梨皆青州所出徵還都幾日莫愛妓娉婷

寧公新拜首座因贈

著書新奏御上詔承旨蘇公道士韓德純與公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故有首座之命優詔及禪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罄聲寒遶枕塔影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壽寧節祝聖壽　十首

待漏齊趨聖節筵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殿共祝堯雲百萬年

數聲飛電響鳴鞘香裹金爐映赭袍王母親承玉皇詔年年今日進蟠桃

華胥國土何時見嘗率天宮底處開盡說今年壽寧節一齊移入帝城來

簾前可愛三冬日堦下新抽七葉蓂昨夜靈墓因預奏綵

雲高捧老人星

益算真君南斗高還因聖節奏天曹扶桑枯盡靈椿老始
放尧眉出壽毫

莊周浪說華封祝漢帝虛傳嵩岳聲爭似壽寧嘉節日千
門萬户願長生

帝德由來動百神年：聖節絶纖塵萬家喜氣生和氣冬
日翻疑一日春

秖為憂民感上玄平（王）京今日集群仙更教添注吾君壽直
過人皇萬八千

漢主壽山稱萬歲玄宗佳節號千秋吾皇別享無疆福百
姓懽呼動九州

謫宦商於又解梁二年不見赭袍光重來班列雖踈遠祝
壽情深淚數行

幕次閑吟五首　時

二年憔悴詠江蘺恩詔重教侍玉墀寓直掖垣休入夢常
叅幕次且吟詩新文自負山中集舊吏多驚鬢畔絲莫道
諫官無一事猶勝閑卧解州時

禁漏遲：待立班坐愁身計忽長歎時清幸偶千年運頭
白重爲八品官烏帽半欹殘月冷馬鞭慵執曉霜寒君恩
未報心猶壯不敢思歸七里灘

文章曾受帝褒（褒）稱幕次孤吟冷似氷借馬趁朝長後到問
人求米盡難憑僮教罷樂朝無酒兒廢看書夜絶燈除却

金章在腰下其餘滋味一如僧

六里山中謫宦身歸來無路掌綸綈堦前不見朱衣吏堂

上空辭白髮親月入可堪茶作俸雨多還怯桂爲薪懶求

郡邑緣何事曾忝西垣侍從臣

江蘺吟盡鬢成霜謫宦歸來夢一場每日秖窺丹鳳闕

人猶喚紫微郎齋宮獨坐風翻幕客舍閑吟葉滿床若是

承明容再入未曾荒廢舊文章

還韋慶支韶程集

嶺南爲郡帶名曹萬里江山興詠饒皇宋聲詩歸雅正有

唐門地夲逍遥雪霜思苦雖侵髮金紫恩深已佩腰舊草

滿叢勝意以幾聊乘醉寫芭蕉進來聖主迴天眷抄逐蠻

僧過海潮何事曹南得披覽韶程風什似聞韶

將赴單州和韋慶支相送之什次韻

就養求官動聖知粤城猶得近王畿鄉人竟指曾題柱丘

嫂應慙不下機西掖罷批天子誥北堂榮着老萊衣鄰封

唱和如多暇三載須成一集歸

初上單州有作

舊官休念直承明就養誰能繫宦情籃綬昔年爲短簿綵

衣今日是專城妓人半在登樓看親老初來滿郡迎慢逐

肩輿張皂蓋平生唯有此時榮

送秘閣裴都監奉使兩浙已下再入西掖作

霏：梅雨灑船窓緑樹參差早稻黄捧詔暫辭圖籍府楊

帆深入水雲鄉皇華靜讌江樓月御札開開野寺香若到
蘇臺人問我長官重作紫微郎

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佐郡海西邊挂帆離兎園遠經羅剎石去近鵜鴣原菊暖
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方吏隱應笑市朝喧殿丞令弟知温州永嘉縣

送馮中允之任婺州

東南宦遊多勝遊婺女星下溪山幽巖陵隱德七里瀨沈
約詩名詠樓岸上黍離經故國湖邊水脫正高秋承明
三入妨賢久擬覓江鄉小郡侯

寄題義門胡氏華林書院

水閣山齋架碧虛亭亭華表映門閭力田歲取千箱稻好
事家藏萬卷書旋對杯盤燒野筍別開池沼養溪魚吾生
未有林泉計空愧妨賢卧直廬

送母殿丞赴任齊州

三齊號難治民瘼待良醫勿謂人多詐須教吏不欺魚鹽
多近海桑柘潤連淄御札新頒曆無忘訓誡辭上親選良吏仍賜御前曆子

送張監察通判餘杭

郡城蕭灑浙江濵暫轂乘驄慰遠民莫放霜威誇御史且
收風景屬詩人雪侵樓上迎潮眼花擁湖中泛月身畫是
公餘吟詠處好飛佳句寄詞臣

送楊屯田通判永興

長安棄廢比藩方通理猶宜古省郎入洛才名齊二陸屯田

自浙入朝　屯田靖恭楊氏
鑲廳及第　唐末避地江南　袖中丹桂家
聲在道畔豐碑祖德光　關西夫子碑
蕪難認靖恭坊　在閿鄉路上　莫向公餘尋故第榛

書齋

年三賃宅住閑坊也作幽齋着道裝守靜便爲生白室著
書無是草玄堂屏山獨卧千峰雪御札時開一炷香莫笑
未歸田里去宦途機巧盡能忘

書懷簡孫何丁謂

三入承明已七年自慙蹤跡久妨賢吾子幾時歸鳳閣病
夫方欲買漁船季路旨甘知已矣潘安毛鬢更皤然舉人
自代何由得歸去東皐種黍田

送柴諫議之任河中

蒲津名郡得名公諫紙盈箱且罷封紅藥堦墀曽吐鳳緑
莎廳事舊鳴蜚故事河府院有緑莎廳唐來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灌
之公好事者也可復此景故云下車首謁重華廟入境先經五老峰見說
立門詩板在應教回也繼遺蹤故兵部王侍郎嘗知河府公之座主也

送僕射相公赴西京

五十月升端揆西郊任保釐偶拋三事重未失百寮師府縣
威儀引宮城管鑰隨麗官嫌出將劇位是在留司櫻筍供筵
饌蜩蟬響路岐碧紗題壁處畫錦下車時請雨摩騰塔尋
芳白傅祠維嵩過舊隱楔洛賦新詩禮絶應懸榻公餘尚
讀碑留臺咨拜表内殿列須知易退付龍卧難虚是鳳池

兩京全咫尺三入不參差唐相崔遠
文詞清麗風神峻整時人謂云耳　弼諧終在我睠注更同誰溫樹陰猶在
甘棠影暫垂常濡玉堂筆願草白麻詞

送李著作

芸閣新銜捧詔歸歷陽湖畔拜庭闈已聞愛子披朱紱著作
即君已賜服色猶學嬰兒着綵衣飯饋海陵紅稻軟鱠擎淮水白
魚肥吾生自失榮親禄謾踏花塼入北扉

送禮部蘇侍郎赴南陽

拜命辭台席扶親道更光風流在東閣優逸是南陽治簏
排宸翰行衣帶御香袴襦編户暖扇枕板輿凉鈴閣留僧
飯書齋着道裝遺蹤尋耿鄧善政法龔黃潭淨秋收菊郊
平曉坐棠未應淹郡國即是復巖廊一息同鵷鳥重來浴
鳳皇貳卿三十八羞殺老馮唐

制除工部郎中出内署已下滁州作

温樹陰中別玉堂應星猶得入文昌莫嫌工部官曹慢杜
甫才名是外郎

詔知滁州軍州事因題二首

晓直銀臺作侍臣暮為郎吏入埃塵一生大抵如春夢三
黜何妨似古人不稱禁中批紫詔猶教淮上擁朱輪時清
郡小應多暇感激君恩養病身

罷直金鑾領一麾依前黼額詠江蘺所嗟吾道關消長豈
為微軀繫盛衰尚媿臨民為父母終當學稼養妻兒自憐

此度辭京闕猶勝商山副使時

滁州官舍二首

忽從天上謫人間知向山州住幾年俸外不教收果實公餘多愛入林泉朝簪未解雖妨道官路無機即是禪鈴閣悄然私自問郡齋何異玉堂前

失職金鑾假一麾琅邪山色遶城池解龜且作三年調下馬先吟八絶詩勾檢簿書寧免俗逢迎使命亦隨時公餘不敢妨吟詠異日聲名繼至之（獨孤及字至之及為滁州刺史）

堂前井

公署在山上鑿泉深且清一杯冰溜滿六月火雲生利物誠堪拜投錢惡近名飲之何以報官況與詩情

荒亭晚坐

荒亭秋日沉獨坐白頭吟爲郡渾無味歸田素有心鷁翻楓葉亂蟋蟀菊叢深微物休相聒幽懷老不禁

身世

淮邊爲小郡身世復何云妻病無醫藥兒癡廢典墳簪裳看似夢俸禄薄如雲不作歸耕計何階望致君

琅邪山（東晉元帝以琅邪王渡江常駐此山故溪山皆有琅邪之號不知晉已前何名也）

連亥復岩嶅峰巒架沆寥流名自東晉積翠滿南譙洞碧通仙界溪明潤樂苗古臺臨海日絶頂見江潮杉影拏雲暗泉聲出竹遥廟碑傳漢祖寺額認唐朝旱歲時霑稼靈蹤合禁樵詩章因我盛（唐賢遊者多矣無瑯琊山詩）屏障遺誰描近住

人多秀頻登酒易銷圖經標八絶灩霍合相饒

爲郡

爲郡爲郡意何闌羞拂朝纓蓋病顏賜筆任分雙管赤梳頭已是二毛斑道孤自合先歸隱俸薄無由便買山出坐兩衙皆勉強此心長在水雲間漢尚書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

自笑

年來失職別金鑾身世漂淪鬢髮殘貧藉俸錢猶典郡老爲郎吏是何官開樽暫喜愁腸破堆案仍勞病眼看自笑不歸田里去謾將名姓挂朝端

自問

自問意何如身窮業有餘卷懷君子道耽味古人書月給非無酒晨羞亦有魚山頭刺史宅未是吾廬

一作已將

夜長

後樓前閣亟嚴更年鬢侵人睡漸輕病眼已甘書冊廢愁腸猶取酒杯傾風搖紙帳燈花碎月照銅壺漏水清吟盡舊詩猶展轉百迴移枕未天明眼病黑花夜不看書數年矣

與嘉祐同遊寶應寺

滁陽領郡經三月寶應遊山始一迴屐齒免憂巖下折簿書長苦案頭堆潺湲泉石吟魂健漠漠煙嵐病眼開盡日引渠尋勝境讀碑看篆掃蒼苔

迂儒

自笑是迂儒誠宜與世踈在遷猶上疏薄俸亦抄書漠漠

花侵眼蕭：髮映梳維當早休去幽處卜吾廬

花鹿

花鹿一何馴長隨病使君必教吾在野當與爾為群靜飲清溪水閑眠碧洞雲猶勝市朝裏逐衆走紛紛

今冬

休思官職落青雲且筭今冬養病身白紙糊窗堪聽雪紅爐着火別藏春旋蠲藁(菊)官醞漂浮蟻時取溪魚削白鱗況是豐年公事少為郎為郡似閑人

滁上謫居四首

跡去金鑾殿官移玉筍班(班)才真悲華髮春醪慰病顏為郎身漸老自笑不歸山

跡忝詞林舊官為郎署卑同群甘鳥獸苟禄為妻兒未有一事立空驚雙鬢衰唯憐文集裏添得謫官詩

敢歎我命薄所嗟吾道消謫官淮上老京信日邊遥巧宦或五羖甘貧唯一瓢居然古人事名跡詎相饒

一日復一日悠：任此生所悲頻謫宦不是獻秦城有悔皆因禄無山未若耕林泉何處好終卜挂吾纓

戲題二章述滁州官況寄翰林舊同院

要知滁上興如何養拙偷安幸亦多小郡既無衣襆使豐年兼有褲襦歌公餘處：攜山屐官醞時：泛海螺病眼白頭唯醉睡朝廷好事不聞他

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

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向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昇沉
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

高閑

謫官滁上欲何爲唯把高閑度歲時費盡俸錢因合藥忙
於公事是吟詩京中吏去慵傳信江外僧來與撰碑更待
吾家婚嫁了解龜休致未全遲

臘月

臘月滁州始覺寒年豐歲暮郡齋閑官供好酒何憂雪天
與新詩合看山日照野塘梅欲綻燒迴荒逕草猶斑吏人
散後無公事門戟森森夕鳥還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

冬年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雪片引詩勝玉帛梅
花勸酒似嬪嫱凝眸未歇頻：落擁鼻還憐細：香謫官
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朝簪

一戴朝簪已十年半居謫宦半榮遷壯心無復思行道病
眼唯堪學坐禪醉謝陶公長欠酒俸慙吾祖不言錢白頭
郎署成何事見擬休官自種田陶公云飲酒常不足

賀呂祐之諫議自起居舍人拜命不由員外郎中

鳳閣前年陪步武麟臺昔日是交遊先歸內署身雖忝直
上高坡命更優王笋外郎全棄擲土山果毅免經由却應
迴笑滁陽守官似馮唐半白頭

賀馮起張秉二舍人

八年東觀知深屈（馮舍人雍熙丁亥歲與予同直史館）百日南床秖暫經（張知雜入閣下）春暖並吟紅藥樹雲開雙見紫微星繡衣脫後休持斧珠履拋來免過廳（馮兼越王翊善）應念出官淮水上被人還笑屈原醒

送都官梁員外同年之江南轉運

月宮同歲取丹枝次第飛翔侍玉墀出職未吟紅藥樹轉官新入白雲司（都官刑部司）使權鑿重雖無暇曹局清閑合賦詩（薛能李頻鄭谷皆為都官）不似謫官淮水上鬢毛衰颯詠江蘺

有傷

壁上時牌催晝夜案頭朝報見存亡懸車又喪司空相延閣新甍賈侍郎二公相繼（繼甍）陶鑄官資經化筆品題名姓在文場（予應舉時賈公以駕部員外知制誥同知貢舉遂蒙首冠多士）總帷一慟無由得徒灑春風淚數行

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嚴社主省常上人

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藥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龕燈焰直講經霜殿磬聲圓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送鄭褒歸閩中

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脩千名逢詔罷歸計遍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留刺桐花下宅蘭巖奉晨羞

贈王獻

一作王嶽

一作嘗有人

舉子竟文賦風騷委路塵吾宗多警句詩道未無人青眼
有誰是白頭空鑷頻貢生如再召爲爾指迷津

病假

小郡雖無事常時亦有勞坐衙衫強着判案筆須操眼病
因求假身閑更覺高何當長似此歸去老蓬蒿

偶題 三首

賈誼因才逐桓譚以讖疎古今當似此吾道竟何如

鄭興親未葬張籍眼多昏何時解印綬歸去卧山村

白頭厭郎署病眼欲分司寸心猶未決所顧在妻兒

詩酒

白頭郎吏合歸耕猶戀君恩典郡城已覺功名垂素志秖
憑詩酒送浮生剛腸減後微諷病眼昏來細傾樽杓
不空編集滿未能將此換公卿

司空相公挽歌 三首

全德群儒服清名信史書何人不調昜唯我得懸車蕭相
文無害于公慶有餘三川歸葬地松檟自扶疎

執禮身雖退思賢寵未衰垂行三入命遽逼九原期夲末
皆書史功名別樹碑須知文集裏全似白公詩

去歲頻宣召觀燈復賞花健嫌靈壽杖輕棄富人車列座
先台席温顏逼翠華而今宅前路雨破築堤沙

和廬州通判李學士見寄 二首

北門西掖久妨賢出入丹墀近八年且把一麾淮水上敢

思三接浴堂前將何政術稱循吏豈有文章號謫仙除却
清貧入詩詠山城坐客冷無氈杜工部戲贈鄭廣文詩云登科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金鑾失職下遂灞也向淮邊領郡城堆案簿書爲俗吏滿
樓山色負吟情廬江地近音塵斷何遜詩來格調清未得
罇前一開口可憐心緒獨揉旌

贈朱嚴

未得科名鬢已衰年：顧頲顏在京師妻裝秋卷停燈坐兒
趁朝餐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偏看鄉相借驢騎誰憐
所好還同我韓郴文章李杜詩嚴妻能書常寫文卷

戲和壽州曾祕丞黃：詩

黃：真是小巫娥買恐千金價不多別母語嬌空有淚對
人聲顫未成歌産從南國勝桃李攜去東山隱薛蘿滁上
老郎無妓女草玄讀易擬如何

又和曾祕丞見贈三首

非才誤受帝恩深報國空存一片心命薄任從官進退道
孤難與衆浮沉日邊信斷無歸夢滁上公餘且醉吟勞寄
新詩遠相唁野雲何處望爲霖來詩云其如夷夏待爲霖

謬因文字立虛名寓直金鑾冒寵榮兩度黜官誰是援二
毛侵鬢自堪驚宮花謾役春來夢山巖聊供醉後羹身外
篋中經歲鏁朝衣自覺心閑少夢思失馬叟言徒喻道牧
豬奴戲任爭碁且將使節安黔首莫愛恩波沃濊卮況是

一作耳持

無功頭已白此身長恐負明時

和朱嚴留別依本韻

之子有文行常流竊比難援毫秋露下生文學餘力開卷
尤工篆隸

古風寒場屋推盟主聲詩並將壇論儒輕五霸議古嫉三
相師仰唯韓愈才名壓李觀生有師韓說固窮多短褐憂道即
忘餐見訪山園郡相逢菊滿欄眼青憐造士頭白媿郎官
罷舉屠霄遠監州勺水蟠貧厨兼味少市醞數杯酸舊業
煩君勘新題爲我刊生為予勘小畜集又書八絶詩石臨岐留雅什天馬
撼金鑾

賦得紙送朱嚴即席探題

潔白又方正似君心坦平空隨文價貴未免刺毛生客被
侵霜薄山窻映雪明前春懸作牓應見淡書名

饒州馬殿院頻寄黑髭藥服數十九斑白未減
作詩以報之

兩州迢遞隔長江寄藥知君念老郎妙術遠憑周柱史衰
容爭奈漢馮唐未除凡骨無仙分欲斷愁根有醉鄉多羨
綉衣鬚髮黑滿身唯帶相臺霜

歲暮感懷

歲暮山城放逐臣老從霄漢委泥塵公卿別後全無信兄
弟書來秖說貧眼看青山休未得鬢垂華髮摘空頻文章
氣槩成何事露葱虛名誤此身

送鄭南進士歸洪州

霜飄楓葉滿長郊家指西山舊結茅訪我謫居龍失水憐
君行路鳥焚巢仲尼未免遭儒戲楊子何煩解客嘲歸去
豫章泉石好不知徐孺與誰交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律詩

茶園十二韻揚州作

勤王修歲貢晚駕過郊原蔽芾餘千本青葱共一園手新
撑老葉年舊葉尚在　土軟迸深根舌小俜黃雀毛獰摘綠
猿出蒸香更別入焙火微温採近桐華節生無穀雨痕緘
縢防遠道進獻趣頭番待破華胥夢先經閶闔門汲泉鳴
玉甃開宴啟瑤罇茂育知天意甄收荷主恩沃心同直諫
苦口類嘉言未復金鑾召年年奉
至尊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貴誼猶
虛計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闊雨後汀洲橘柚香翰苑
放臣知最幸願聽民訟繼甘棠

送江州孫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爲郡鬢成霜淮海相逢共鬱傷放逐翰林同李白
跎郎署似馮唐才名各負詩千首離別無辭酒一觴歸見
鼇頭如借問爲言振也臧剛腸孫奭承旨侍郎同年

立春前二日雪

一夕滿淮海苾堦晓欲平氣寒如臘在勢猛共春爭飄泊
殘梅妬龍鍾老檜拏隨風無定態入竹有繁聲倚檻吟忘
倦援毫畫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助農耕片颺鵝毛遠光
翻蝶翅輕在貧添酒債慵掃尉詩情群玉峰巒秀華胥世
界清老郎無政術沉酒卧江城

送嚴判官儒歸滁州

永陽謫宦鬢成華唯有賓從最可誇文學東堂進士第風
流南國相公家移官我未歸丹禁迴棹君今指白沙滁土
淹翔雖已久寺樓山色對琅邪

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賓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雪今
日郎官鬢有霜更役可堪巡堰埭軍城猶喜接封疆能来
界首相期否堤上依：柳漸黃

送閻門秦舍人

郡印我未解輕軒君不留相逢都幾日此別又經秋山雪
晴猶在河漸暖漸浮內庭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二首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著論陶
潛難死只因閑陶潛云人生實難死又移郡印三年調未報君恩兩
鬢斑安得使歸田里去松筠堂泉石掩柴關
四十爲郎非不偶況曾提筆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白
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貶謫爲郡劉夢得貶謫爲郡守凡四十餘年薛能詩
什恥監州薛許昌詩云監州是戲儒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達冕
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旗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女
穿輕屐笙歌泛小舠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訓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爲出谷鶯猶作三丞君最屈徧
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彼此俱嗟白髮生重入
玉堂非所望汶陽田好欲歸耕晁詩祝予耳入翰苑

張屯田弄璋三日略不會客戲題短什期以滿
月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詠弄璋篇洗兒已過三朝會屈
客應須滿月筵桂子定爲前進士蘭芽兼是小屯田至時
擔酒移厨去請辦笙歌與管絃

寄秀州馮十八禮丞同年

君從婺女典嘉興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獨
嗟官職是三丞郡齋新養華亭鶴鄉信時逢建業僧願作
入朝西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繡衣直指東南曳入奏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演
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郡印
喧卑文會少爲君搔首落花時 子在西掖嘗舉謂之

牡丹十六韻

艷絶百花麼花中合面南賦詩情莫倦中酒病先甘國色
渾無對天香亦不堪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簪苞拆深擎
露枝拖翠出藍半傾罰粉蝶微亞摘宜男鄰妓臨粧妬胡
蜂得蘂貪忽行晴吹動濃睡曉煙含話別年經一相逢月
又三遣吾撚白髮爲爾換新衫池館邀賓看衙庭放吏參
仙娥喧道院魔女逼禪庵 道院禪庵皆公署内所有亂折寧難惜分題
韻更探歌歡殊未厭零落痛曾詣穀雨供湯沐黃鸝助笑
談顏生如見此未免也醺酣 顏回不飲酒

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着霓裙何事僧軒秖一株應是吳宮歌舞罷西
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絶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翻階紅藥滿朱欄明皇幸蜀楊妃死縱

有嫭嬙不喜看

海仙花詩三首并序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維楊人傳云初得于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予視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如木瓜而繁麗嫋弱過之或一朶滿頭冠不克荷惜其不香而無子絶句第可鉤壓其條移植他所因以釋草釋木驗之皆無有也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予謂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為號目之錦帶俚孰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題諸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嫋嫋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繡被覆薰籠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比興花中應是衛莊姜

宋詩鈔作難並比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甲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后土廟瓊花詩二首并序

楊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卿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冰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婆

櫻桃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輒題二韻

紅芳落盡正無憀吟透空枝首重搔最恨東君少才思不
留檀口待櫻桃

芍藥詩三首并序

芍藥之義見毛鄭詩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直中書省
詩云紅藥當堦翻自後詞臣引為故事白少傅為主客郎
中知制誥有草詞畢詠芍藥詩詞彩甚爲該備然自天后
以来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豔衰矣考其實牡丹初號木芍
藥蓋本同而末異也予以端拱已丑歲由左司諫爲制誥
舍人後坐事黜弃淳化甲午年又以禮部員外郎幸復舊
職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公白傅之任帶踈蘭矣自
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闈下于今九載而編集之内未嘗有
芍藥詩言于詞臣不得無過揚州僧舍植數千本牡丹落
時繁豔可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壁

牡丹落盡正凄涼紅藥開時醉一場羽客暗傳尸解術仙
家重藥返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濕紅英試曉粧曽忝
掖垣真舊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東君留着占殘春得遲開亦有因曽與掖垣留故事又
来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豔排千朶風遞清香滿四隣更愛
緑頭弄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勻開似赤城帝鄉齊點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珍
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盃深蘸甲折来花朶細含枝老郎

爲郡辜朝寧除却吟詩百不能

暮春

索寞紅芳又一年老即空解惜春殘纔聞鶯囀誇楊柳已被蟬聲哭壯丹一尺劒白頭誰藉兩梁冠酒罇何必勞人勸且折餘花更盡歡

訓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次韻

青雲豈望更翱翔覽照唯添鬢雪光爲郡自知無政術歸田猶擬拜封章且眠錦帳趣蘭着終掩雲關卧草堂三入長楊寧兩詔制誥一入翰林承明已過分有何辭筆敵常

又和寄惠藤簟絶句

蠻藤編篋自蕃禺錦袋羅囊盡不如乞與楊州貯詩草行春誰怕雨隨車藤簟耐雨

先帝登遐

聖君嗣位追惟恩顧涕泣成章

鼎湖髯斷去難攀

九五飛龍已御乾兩制舊田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老爲郎吏承綸綍假作諸侯哭几筵疎賤無由撰哀册夢中空負筆如椽

一作龍飛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襟一望間

聖朝新日月時帝初即位亡國舊江山

還歸衛不辭晚吟思白雲閑

池上作

未遂滄洲去池邊弄渌波醉浮船底兀吟逸履痕多靜照
新華髮沉思舊釣簑晚涼得幽趣魚戲上圓荷

和國子柳博士喜晴見贈

霖霪爲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剌退灘魚失水啁
啾高樹鳥知風洗開霽月嬋娟色放出秋花菡萏紅勞寄
新詩曲相賀由来灾異繫三公

公退言懷

吏胥圖遶簿書堆病眼昏花素髮垂已覺文章無用處不
歸田里待何時兩衙決事官差我五日延英詔問誰願有
古人蹤跡在只應蘧宴是吾師

公餘對竹

冠裾飄颺乍退公引吟留坐一叢叢買添幽景渾無價洗
却繁陰別有風曾任雪欺終古緑也從桃映暫時紅此君
合是吾廬物會種嬋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盡公務逐時生白髮多悲感皇華倦送迎奉身
無實事困我爲虛名會向滄浪上秋風自濯纓

贈呂通祕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斂眉已入朝行翻掌庾未
如畿尉且吟詩君前任堰頭笑傲同張祜市裏優游比路
隨唯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肯多時

贈虛已

谿邊幽寺好煙霞別後春風幾度花夢憶一巖紅蘚苔心輕三事紫袈裟淡禪機悟了身無着詩句高來鬢有華不遇蘇州韋應物畫公菴什向誰誇誇

贈省欽師善八分太宗召于殿上書數行賜紫

舊隱何年別翠微瀑泉聲外鏁禪扉御前曾寫八分字天上特宣三事衣燈照夜庵霜後冷鼎烹秋菌雨中肥終歸五老峰邊去杯渡長江一錫飛

贈王殿院同年

幾年淮海歎驅馳美拜初聞入奏時乍作臺官勞馬揖合爲巡使近龍墀多從此地升三事莫向朝端說四推縱遇省橋休拗項即官班列甚喧畢時即中人十餘員外數百員惟臺官稍少日紅塵逐馬歸

留別揚州池亭

竹遠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戀郡齋西斜陽更上漁舟坐明

池邊菊

緣池遶逕幾千栽準擬登高泛酒杯未到重陽歸闕去金英寂寞爲誰開

揚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時與丁同赴京

淮邊爲郡再相逢又得同途赴九重顧我尚騎天廐馬共君遥想昌湖龍賈生比望朝文帝白傅何期哭憲宗携手驛橋殘照裏斷魂空對隔江峰

太宗皇帝挽歌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達衆望傳
啓合天心陵栢蕭騷韻階芳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
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欠耄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讓
東封禮遂成南狩悲金鑾舊學士頭白涕漣洏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
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騫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懷上執政三首

謬提文筆侍
先皇謫宦歸來遇國喪仙駕只留燒藥鼎總帷猶認諫書
囊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內渾疑海變桑昨日梓宮陪哭臨
淚多唯有老馮唐

蚤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爲郎吏同元稹羞
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期
少報君恩了歸卧山村作老農

詰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浴殿失恩成一夢鼎
湖攀駕即千秋道遑任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暗流虞舜
五臣知此事戲儒應免更監州薛能詩云監州是戲儒

送邵察院知朗州察院自淮南轉運乞侍養因有此除并拜母爲縣太君

郡齋全占五谿雲就養辭權以孝聞重戴舊稱秦御史高
堂新授漢封君板輿爲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十分我歎

今生無此事賦詩相送淚霑纓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荆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輸權重使蠻荆職分三館圖書貴地
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潜解印逋民知惠自歸耕官曹
寂寞馮唐老多羨乘軺澤國行

送宋澥處士之長安内翰舍人弟

簪笏盈門獨結蘭卧龍潜在八龍間鴒原任説朝賢貴鸝
鷺惟稱處士閑静按仙經燒大藥狂挨僧壁畫遥山老即
見作歸休計分取圭峰並掩關

送刑部韓員外同年致仕歸華山 以察院求致仕

抗表辭烏府歸山鬢未秋朝簪還獬豸塵世謝蜉蝣拂袖
人生事懸車帝命優名光新日曆官占好詞頭應宿即曹
美尋仙物景幽繡衣移惠帶驄馬換耕牛對桃蓮峰翠當
門瀑布流妻閑栽藥草兒戲雜猿猴買竹憑牙板疏泉濕
鹿裘四推離督責三院肯淹留接武陶貞白差肩許遠遊
十洲如得侶萬户任封侯脱灑因君去龍鍾使我羞還鶯
情最洽化鶴術難求掌誥無文彩謀身足悔尤紫垣頻忝
竊白髮合歸休應璉叨三入張衡尚四愁亦期婚嫁畢攘
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顔記得詩稱小狀元子淳化辛卯歲贈君
試應被人呼小狀元 粉壁乍懸龍虎牓錦標終屬鸂鶒鴛原青雲隨步

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處不教英俊在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 台符新知貢舉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參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雨屐送僧苔逕滑夜棊留客竹齋寒何時一作来相伴傲直來相繼三入承明與漸闌

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泰州

共歎蹉跎兩鬢蒼立朝爲郎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又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弟分偏長喜聞辭日留前席莫籌多時住水鄉寒食出城馬上偶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八音遏密因山後雙淚滂沱拜墓歸艷治桃花迎馬笑輕狂榆筴撲人飛宦途時態更諳盡猶愧妨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 五首

力疾奉朝謁歸來倦送迎老彦爲儒術誤瘦愛道裝輕羅藥幽香散移琴細韻生晨餐漸有味筍蕨倍關情

妻兒慣蔬素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孤琴對病容風翻簾影亂旱減井痕重幽寂誰爲伴扶行賴瘦筇

食貧當歲旱朝退只端憂典笏逢休假焚香願有秋病飢渾厭肉瘦冷未更裘夢見山村興披蓑釣亂流

即署領制誥十年來上坡馮唐空潦倒衛綰是誰何猶賴

紫垣直聊遮白髮多歸田未有計村樹綠婆娑
日ゝ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揶揄應有鬼夷俟豈無人鳳閣
十年筆烏紗九陌塵集仙知已在應爲指迷津

賃宅

老病形容日ゝ衰十年賃宅住京師閣棲鳳爲容三入巢
宿鷁鷁欠一枝壁挂圖書多不久砌栽蘆葦忽頻移人生
榮賤須知分會買茅庵映樗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須時洗
塵侵硯閑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負酒胡盧

寓直偶題

兩朝書命婉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拙
於方朔火詼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卷懷白首
猶期議封禪一隨鑾輅見燔柴

頃年謫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
乃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跡
乃工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
年矣作四韻以還之

謫宦山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遭逢偶收毛鄭古詩義認
得歐虞舊筆蹤南都攜行心不足此本自解梁徵迴便合
幕府不敢私謁遂納上尋值侍郎入聖上
攜去滁楊二州　西齋送去手親封塵侵煙染尤堪重年
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拖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形容唯有骨食
貧生計旋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晏眠會解
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

和吏部薛員外見寄

振也好剛多悔吝唯憑忠信自書紳嚴陵知退遺榮利只
擬滄浪把釣綸老去趁朝慵待旦病來求假動經旬西垣
興味更誰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密直張諫議與予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劒門萬里辭家堪下淚四
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
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薦賢才涉比周灰死寸心甘不動雪
侵雙鬢未能休封章事寢空騰謗制誥詞荒益自羞唯愛
君家棣華牓登科記上並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底人生樂故居山川況復漢南都別來墳墓有宿草歸
去田園多綠蕪銀印莫羞雙鬢白錦衣無照兩輪朱西垣
衰病無憀客空羨此行詞榜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苦蕭踈妻子龍鍾尚跨驢醉眼且看花滿縣愁

顏莫望果盈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校書誰解
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如

和北田楊郎中同年留別之什

科名長恐辱同年許國丹誠皎日懸謬掌斯文雖未喪欲
行吾道即無權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葉天引重
力輕深自娓強謝詩什益凄然子嘗舉奏北田未有恩旨
楊父爲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命

送臨清楊可主簿入蜀

歸拜祖墳
焚所贈告

脫白去焚黃遥知祖德光墓墳喬木老襟袖桂枝香迴見
梅舍雪歸逢橘飽霜子雲應有宅爲奠草玄堂

送淳于中舍懸車侍養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養督
郵名賤恥徒勞青宫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日高我娓
無親尸厚禄與君書命淚露沾袍君授萊州録事乞致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繕雲

弱冠班珩朝簪才堪直翰林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權心筆削
留惇史囊裝貯賜金帆張渭河闊山對括蒼深輸歌趁朝
馬重聞故國禽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務簡慵開閤家
豐不典琴絲衣方侍養紅藥即供吟我占掖垣久自驚年
鬢侵妨賢兼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

債船東下歷陽湖膀眼科名釋褐初賓職不憂無厚俸郡

齋扇唯喜有藏書錢侯聚書尤多伴吟先買秋江鶴醒酒時烹晚市
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爲言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二首

兩朝黃閣預彌綸又策春坊第一勳僧塔舊題前進士齋
壇新拜上將軍馬嘶金勒衝微雪鴈避紅旌入斷雲還似
徐州張僕射御詩相送四方聞
紅旆飄飄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俎豆真儒者郤
穀詩書屬將家腰下已懸如斗印門前看見築堤沙先朝
學士期牽復待草南陽入相麻

壽孫三日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樽鑑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紅裯
裁錦段香水浴銀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菴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詩行

謝宣賜　御草書急就草并朱邸舊集詩

應制　皇帝親試貢士詩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酬贈田舍人

對雪示嘉祐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送晁監丞赴婺州関市之役

還楊州許書記家集

酬處才上人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

和馮中允炉邊偶作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烏啄瘡驢謌

謝宣賜　御草書急就章并朱邸舊集謌

臣聞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八分體楷隸章草何紛紜因茲八法各有要遂使六藝區以分其中最難惟草聖玄妙功夫自天性又聞閔睢本王化四始洋〻風化下比興賦頌六義分乃有變風無變雅仲尼刪後屈平作郢客李陵開名價古來詩道難得人其唱彌高和彌寡如今草聖與雅言盡在

吾皇萬機暇元年十月近乾明崇文院靜寒霜晴直廬日午讎書罷閑曳朱衣遶砌行中使傳宣來上界忙把魚須下堦拜寶函鈿軸光陸離

御禮文書御製詩折腰搢笏拭雙目汗流睨駭聊一窺急就章何縱橫藍田種玉苗初成雪花灑破煙嵐壁黑雲漏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珠無數錯落晶熒滿盤貯又似大鯨吞盡滄海波查牙露出珊瑚樹朱邸集何清奇仙風撼動瓊林枝漢皇休道白雲句穆滿虛吟黃竹詩乍似三春直上伯陽臺厓〻物華當眼開又似十洲夜伴王母宴鸞謌鳳吟次第來小臣再拜受一軸擣紙抄詩抄未足焚香朝向天日看執簡夜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帛亦有名

筆跡往々頒公卿所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爲榮又見玄宗詩什頗留意吟詠時々成御製屬和止于一兩篇至今史册猶爲貴若徵往事此明時萬分之一徒爾爲木如我四十三紙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爲家寶藏書篋豈讓西方貝多葉且教世々傳子孫長與皇家作臣妾

應制　皇帝親試貢士詩

天王出震寰海清奎星燦々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孜々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籠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々光如雪二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唯言盡臣節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曽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載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問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但淚垂強作登詩々舜禹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閬苑冰斲開北陸瓊瑰窟峨々貯向瑶花合分命中官賜黄閤鳳皇池上玉壺盛温樹風聲頓蕭颯台恩分與西垣士綸誥稀疎方假寐卞和抱璞入直廬從此驚忙不成睡怒蠅休向筆端飛抵鵲渾疑山下墜寒生毛髮清牙齒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風暑氣都不知空作狂詩謝知已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天上星辰拱璨極忽然隕地變成石又不見雲中
鷹隼橫高秋有時搰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此左遷右
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丈人東道主一言得意
便定交數日論文暗相許邇来倏忽十餘年共上赤霄連
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蕭葭依玉樹兩制惟君最清
慎筆力辭鋒有餘刃方期夜直金鑾坡誰知共理淮陽郡
官衙新換版曹郎腰佩初懸列侯印西垣三字班列閑南
面百城資望峻且應盡意頒詔條豈復迴頭顧文陣下車
果有謳謠生賣刀買犢民歸耕黃髮老農鼓腹唱雪花雙
鹿挾輈行棠陰露濃滴朱紘麥秋風冷次紅旌行春多暇
吟情發閑作長謌寄同列謌中首寫明君語指點神仙為
舊侶嚴徐雖合在蓬瀛邵杜已聞爲父母重来便恐調金
鉉無復區區掌文翰直如經歲未徵黃道在何勞重嗟嘆
入則步蒼苔詠紅藥了事舍人孫處約出則張皂蓋擁朱
輪賢明太守召信臣請君屈指數交友似此宦名能幾人
逢時誰不欲行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命出
處語默聊衛身一車甘雨方建隼萬國淳風莫泣麟他時
宣室召賈誼賢人事業當併伸未間忍見烏兔走鑑裏星
星將白首休貶鈴閣家藏書且酌郡齋官給酒嬰兒稚女
滿眼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峰巒草樹六百里饑

鼯凍鳥聲啾〻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愁抱併
自瀉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狂吟醉
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瑶臺瓊樹佳氣浮朝廻攬轡
聊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樓樽中有酒翻不飲鬱〻不快非
怨尤吾兒嬌騃未曉事問我胡不私獻酬因令把筆寫我
意為渠吟作雪中謳昔為副使不理事待罪且免憂人憂
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秋来連澍百日雨禾
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農夫失望無來麰爾看
門外饑餓者往〻殣踣殍填溝渠溝峩冠旅進又旅退曽無一
事裨皇猷俸錢一月數家賦朝衣一籠衆幾人衆安邊不學
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秋胡為碌〻事文筆論時頌聖如
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縱得飽煖如狗偷況我眼昏頭漸
白安能隱几勤校讎何時提汝歸田去賣馬可易數隻牛
深耕淺種苟自給藜羹豆粥充飢喉黍畦鋤理學元亮仆
田澆灌師秦侯素飡免作疲人蠹開卷免對古人羞未行
此志吾戚〻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語爾小
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説宣城郡水石幽奇人物俊檻外澄江練不收窻
中遠岫眉初印六朝繁盛至隋唐才人名士遥相望謝公
向此憑熊軾白傅曽為鹿鳴客江樓山寺多賦詩往〻題
名在僧壁

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賈公爲太守至今清話玉堂中奏詫江山不離口

吾君御極初選藝東樞貳卿新擢第解褐曾縻佐郡官首得宣城爲歷試紫微田即次登科東樞受代傳廳事第三牓中第二人今在烏臺爲察視通耒通倅少名流雲泉竹樹應包羞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横才磊落當年雄揖第三名官路迍邅久漂泊去歲獻文重召試新恩始上芸香閣未教修史未演綸宣城奉使聊親民且忻彩服得就養莫歎朱衣未即真舊遊應有交朋在此去仍言婿官新下車布政民休、高吟淺酌誰獻酬夜深紅燭在何處綺霞閣通疊嶂樓公權書札燕許詞未免山僧乞撰碑撰碑書碑即三載眼看徵詔在丹墀却愁未盡江南興閑坐逢瀛揮玉柄黄樞侍臣兩制官待君同説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

關征市賦縻賢俊誰憂此官爲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婺女星臨海邊郡黄綃辭高位尚甲白華行潔身猶困會待時來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坐市中屈身豈媿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戀楊州冬瓜堰下甘肥適此行況是奉皇華數丈輕舠載一家携餅下岸買竹葉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震澤初嘗橘泉過惠山應試茶虎谿曉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湖月密排詩景在途中旋吟新句教兒童漸近金華見隼旟五馬來迎使者車應知

驥足蹙拘絆八詠樓開頻啓宴醉中官妓乞詩劉谿紙
貴抄新詞他年誰獻子虛賦召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
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得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爲蹇滯多窮愁孟郊穎頼死逆旅
浪仙仆遂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萬戶侯浩
然無成鹿門去李洞慟哭昭陵休生無風教興王化死無
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高陽許
公精六義獨向
聖朝生後嗣因將先集進九重高步金臺曳珠屨祖德光
輝

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子 時維揚權牧即故中令薛相之子 廣陵郡大古
九州記室官清外三事遂令天下學詩人健羨君家窮四
始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々陪歡娛遂求家集恣吟諷
海波乾處堆珊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苦詩鬼嗷々餒無
主子孫淪没誰及君閑倚紅蓮傾渌醑草檄餘閑好賦詩
莫放風情忝爾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誰人熙々誰信佛茹蔬剃髮在西戎胡
法不敢干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肖奢淫惛亂隳王道秦皇
漢帝又雜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苦不自知從此中
國思蠻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来萬民重爲君爲相

宋詩鈔作中國義西陲

猶歸依唫ㇾ聾俗誰啟非若教却似周公時生民豈肯願
披緇可憐嗷ㇾ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織君子之道動即
窮亦有賢達藏其中上人來自九華山叩門遺我瓊瑤編
錚ㇾ五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爲先書中不說經文中不
言佛有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来相親爲師畫卦成同
人出門旡咎非群分袈裟墨綬何足云時爲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月雙開牡丹詩依韻

君不見年ㇾ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
頭歸醉折狂分不爲貴枝閑葉盡根宻培人情皆待明年
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傅
麻姑齊借霓裳来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爲而来
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
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詩如錦拆他
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爲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雨絲暖融ㇾ人
日雪花寒慄ㇾ雨雪寒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就中仲咸
亦疑周公汾陽臨淮本讎隙一旦分兵若親戚四公翻覆
人不譏各各操心爲邦國此外譸張多爲已反掌背面如
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其武安何足齒我愛中庸君子
心ㇾ與人交淡如水別有人間勢利徒一去一就隨榮枯

西漢董賢方佞倖孔光迎拜卑如奴是時楊雄在東觀投
閣欲死無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朝士執喪平聲如喪姚是
時李白放江邊憔悴無人供酒錢小人之性何所似真如
蜂蝶并螻蟻尋春逐臭苟朝昏豈顧松篁與蘭蓧重君誓
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栢澗松陵栢有朽時我約君心
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雙飛桑
葉尚多蠶一卧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欲墮團々
榆莢是誰拋漠々游絲向人嬋可憐花木間嵐光花前正
好飛觥觴馮君夙駕一何速捧檄銀坑按辛谷轉輪昨日
又移文小旺訴牒何紛紜見說南山六百里阻盡馬蹄摧
屐齒是何屈于不知已衝斗太阿教補履龍無尺水且蟠
泥驥困鹽車但垂耳片言折獄亦胡爲必也無訟方君子
吾徒事業本稽古得行其志當刑措盡衣盡地免煩苛抵
壁損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營々營々爲禄聊代耕殘春
小別不足念爲君高唱南山行南山一月期迴首莫訴臨
岐數卮酒

爲啄瘡驢詩

商山老爲何悕酷啄長于釘利于鍼拾虫啄卵從爾爲安
得殘吾負瘡畜我從去歲謫商於行李惟存一蹇驢来登
奉嶺又峽巔爲我馱背百卷書穿皮露脊瘢連腹半年治

一作振毛

療將平復先烏昨日忽下来啄破舊瘡取新肉驢號僕叫
烏已飛劇觜整毛坐吾屋我驢我僕奈爾何悔不挾彈更
張羅賴是商山多鸜鵒借秋鵜鐵爾拳子鉤爾爪折烏頸
子食烏腦豈唯取爾饑腸飽亦與瘡驢復讎子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謌行

訓安祕丞謌詩集

訓安祕丞見贈長謌

拍板謠

對酒吟

戰城南

苦熱行

瑞蓮謌

筵上狂謌送侍棊衣禩天使

還楊遂蜀中集

啄木謌

秋鷺謌

江豚謌

訓安祕丞謌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爲英靈東方曼倩蕭相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ㇾ中多聚神仙衆神仙員過遭譴謫ㇾ來人世爲辭客李白王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掁竇宇今來相去千百年寥落乾坤閒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憃夫空紛ㇾ夜眠朝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安祕書星精仙骨真有餘月中魯折最高桂趁出玉兔驚蟾蜍示我謌詩百餘首筆鋒閃閃摩星斗乍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一陣雹打折瓊林枝倒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來乞自言失却照海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背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辭顛恠有時醉起一長噫叶韻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背

訓安祕丞見贈長謌

我聞進士登科擩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有來數百年直疑空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牓乘時得路爲卿相一從巢寇犯闕來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明宗雖膺命晉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縱得神仙材太平不見哀之哉上玄

應恐天地閑安仙又謫來人寰二十把筆疏辭源黃河傾
落崑崙山有周道襄猶歎鳳天公留得歸
皇宋天水夕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真龍不能
過嗔波怒浪洗雷火是歲北極七箇星一時下降爲門生
安仙堂ゝ冠其首六星煌ゝ願隨後騶虞賦就鏗金石丹
水詩成掬錦繡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幕獨得
蘇杭日訶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
鋒鍔阮籍營中浮蟻醪亞夫門外垂楊弱驥足雖知暫麾
絆樽前未始長嗟歎只應會得老明言大器本來成較晚

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挨雉扇掃宮辭恕
上蝸頭呈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盡澆漓成古道丈夫
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
見如故人長謌謂我相翦飾便疑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
逢知已知已相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ゝ老親稚子相
顧啼出門動足岐路迷得君引上登天梯

拍板謠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魯
按瑤池白雲曲幾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管絃管絃
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手如筍執向玳
筵爲樂準數聲慢仙人屐齒下雲棧老狐臘月渡黃河緩

步輕々踏冰片數聲急空江雹打漁翁簑鮫人泣對水精
盤滿把珠璣連瀉入劃然一聲送曲徹由基射透七重札
金鑒冷落閒無聞隴頭凍把泉聲絶律呂與我數自齊絲
竹望我爲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内歌舞之人無我欺所以
唐相牛僧孺爲文命之爲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閬
苑宮中養蠶老任是唐虞與姬孔蕭々寒草埋孤塚我恐
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邙高突兀年對酒且爲娛幾日樽
前垂白髮安得滄溟盡爲酒涓々傾入愁人口從他一醉
千百年六轡蒼龍任斜走男兒得志升青雲須教利澤施
于民窮來高枕卧白屋蕙世人休學唐衢放聲哭

戰城南

邊城草樹春無花秦骸漢骨埋黃沙陣雲凝着不肯散胡
雛夜々空吹笳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屍墨土愁雲平又聞
漢發五道兵祁連澤北誇横行破除壘綬因胡亥始知禍
起蕭牆内耗盡中原過太半黃金買酎諸侯叛直饒侵到
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廟算并大漠由來生醜虜見日設拜尊
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窮兵兼黷武戰城南年來春
草何纖々窮荒近日恩信霑寒巖凍岫青如藍方知中國有
聖人塞垣自爾除妖氛河湟父老何忻々受降城外重耕耘

苦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冰井如湯煮松枝桂葉凝若癡喘殺谿頭嘯風虎北溟鎔却萬丈冰千斤凍鼠忙如蒸我聞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曬地皮裂仙芝瑶草不敢茁湘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蚕堆青疊碧徒爾爲

瑞蓮諗并序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別墅在關城東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與從事曾校書汎小舟以驗之退而作諗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嫋嫋出叢抽一莖ㇾ端蔪蓓開兩朶忽似娥皇將女英九疑望斷蒼梧暮低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成碧於卵琴ㇾ塵輕覆人眼蕭郎弄玉合巹時一齊覆下瑠璃盞草木效靈載圖史守臣盡可聞天子吾君有詔抑祥瑞異獸珍禽不爲貴瑞蓮無路達冕旒也隨衆弃老池頭吏民歸美賀郎守敢貪天功爲已有古來善政數杜詩桑無附枝麥兩岐瑞蓮信美產茲土起予謾作閑詞辭年ㇾ更願再熟稻倉箱免使吾民饑

筵上狂諗送侍基衣襖天使

昔事

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

太宗多材復多藝萬機餘暇翻基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

飛天蛾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ゝ皆御製中使
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誡貪
心又嫌怯唯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
先皇三勢有深旨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
於篋笥傳子孫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悵望移典
維楊日望還軒轅昇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得攡舊朝衣
上淚潺湲
吾皇曲念
先朝物徵歸再掌西垣筆悲涼忽見紅藥開哭臨空隨梓
宮出去年領郡得齊安山州僻陋在江干黃民誰識舊學
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隨例霑恩着衣襖
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
先皇對棊弈逡中偶說當年事三勢分明皆記得我從失
曦別上臺御書深鐫不將來遥想棊圖在私室天香散盡
空塵埃今日因君聊話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
聖朝君恩未報雙鬢凋金鑾殿花春灼ゝ永熙陵樹夜蕭
蕭空歎拖腸在泥土不如紙昇煙霄多病相如由未死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今辰迴馬首強對離筵滿傾酒悲
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玄茫昧胡爲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乃是天意生
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書無今

宋詩鈔作文筆詩賦何徐如

富貴陋逸樂蠢蠢戢戢如鷄豬泯然無物作時瑞誰識鳳
皇與騶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道張皇謨一言可采
即不朽名姓長與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窮辱不足形
悲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國小而逼何區區科名始得值兵
火金陵坐見成立墟歸朝纔得一賛善黜降重為縣大夫
彰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徒行抱印入隴氐乞
食夷落何嵚嶇歸來朝責作主簿朱衣暗澹鬢毛踈昨朝
授我蜀中作錚然一集如瓊琚杜甫奔竄吟不輟庾信悲
哀情有餘我逢
聖代自多難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
什何紛如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郎官踈遠
既未貴縣吏禮数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
枯魚

啄木謌

淮南啄木大如鵄頂似仙鶴堆丹砂觜長数寸勁如鐵丁
丁亂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柱何當
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秋鷰謌

淮南八月尚有鶯関關無異來時聲東風揖舉如篁舌何
事經秋猶未絕飢鸞病鶴亦能鳴鳳鳥不聽何處說

江豚謌

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豚豪吞

嗡魚鰕頗肥腩肉腥滑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
漠々江雨来天意爲霖不忤汝沒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舊藍此集葉本今春失去無從對勘偶正數字魚豕尚多　祖庚志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雜文

唐河店嫗傳
滁州五伯馬進傳
有巢氏碑
記孝
記蜂
記馬
録海人書
後序
并誥

譯對
書蝗
盡紀

唐河店嫗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爲名平時虜至店飲食遊息不以爲拒兵興已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嫗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嫗汲水嫗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爲王且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弓杪俯而汲爲嫗自後推虜墮井跨爲詣郡爲之介甲具爲鞍之後復懸一胡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之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習戰鬬而不畏懦矣一嫗高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駭掟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鬬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駭掟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爲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爲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

不破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録邊事貽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隷滁州軍籍又爲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髡截然㑹人以爲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輕重其手天譴之爾嗚呼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則鞭扑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而已故有蒲鞭而誡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怒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隷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況執天下之刑者邪吾見世禄之家子孫替墜殘瘝疾癈者有之爲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諡主忌賢剥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馬進傳以自誡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爲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橫蓊蔽空啓扉向風踈不爲拙密不爲工晨翔暮棲與禽鳥同弗咎弗網壽其考終比讀如比屋之比巢熙々若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以堂奥漸其庭戶鳩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悄焉無覩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

不用斲堦無翦茨舜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之至于周公攝政于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亦克用乂人罔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浇漓窮奢極侈蔓延而滋瑶臺瓊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土姑蘇麗吴閶然荒墟阿房侈秦以荆以蓁未央奢劉爲壟爲丘秦漢之下土木孔修霜斧雪斤雕萬鏤金凝碧馳簷架甍鉤窓綺疐壁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熟知衆叛刑以三夷賦牧大半門之出租室室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捆天漢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惟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宇故民罹苦何嘗仁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縱不及于有巢亦庶幾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来貿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殞咽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瀆糠粃而食之廬于墓側三年徒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遶墳號慕幾乎絶者数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王者皆然也漢代以来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于人臣亦用金革之説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経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

代以来喪禮尤廢而蠻陬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爲予說云

記蜂

高於兎和寺多蜂寺僧爲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爲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旹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閔於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蠶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遏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墮而不作子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絶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子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王符公彦卿諫議公頗熟王之家事爲子言王之在鄴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爲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之往往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産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圉人將以合

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無欣合之態將
強之則踶齧不可嚮通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騧
俚談以牝馬爲騾牝馬爲騍　其駿必倍不幸而騍又獲其種明年將胥
靡之腐刑也俚言改馬也　不可失也乃以數牝馬誘之乘峻作之勢
以巾冪其目閒而進其母既已句徹巾然後曉其所生因
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頗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
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閎閎巷門也春秋傳扃鐍甚固蓋
常所不啟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踣而
死嗚呼禮稱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聖人
調伏而御之故曰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
心乎圉人誘陷知恥而死于小人之心也遠矣圉人之心望
于禽獸者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弊帷以葵之又
惧其事久泯而不傳且欲警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内亂
者故記

録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臣某
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之利以
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無何疾颸忽作怒浪四起
飄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晴霽倚棹
而望似聞洲島間有語笑聲乃疊棹而趨之至則有居人
百餘家垣籬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
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鼈者有婦人采擷藥草

者熙々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問之有前揖而對
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
此童男毗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
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粮
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
又取洲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葵
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王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
五嶺之戍長城之役阿房之勞也雖太半之賦三夷之刑
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
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
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々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

一作得此異說

何壽之禱邪臣因漂返方傳此異說非敢隱匿謹録以聞
惟
陛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
録之以示于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并誥王若曰惟天壽萬
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辰旬
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
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

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復世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
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寵寶命在厥躬祗慄危厲若濟巨
海而弗庸舟惟其溺
我先王帝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克修于兵乃儉乃
勤乃慈乃仁德升于天天降祐
我有宋俾萬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
率非天私于
有宋惟天輔
我先帝之明德
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圜
丘嚴配
我祖庶邦冢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供厥職
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勳未集用弃厥世天之曆
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
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
我先帝之遺烈在并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
民罔攸蘇國艱厥食督民先歲租至于牛馬羊豕雞莫
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怫
天以速台罪伏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宥厥辜
俾即生獻俘太廟先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稱台德嗚呼并
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汝實自喪于厥身凡
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無流蕩離

析無若并元時子其子育汝汝率我化從我教我其賞愎我政遠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勉從訓言罔或怠宋既尅并思偃武作休無且將東迎狩于岱宗作告成休矣

告成二篇皆七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蠻接狄與中國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爾是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未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幾復為戎狄矣漢復譯之猶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多亂吾不復述也已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皇之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霸之譯師也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綜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

之小者不過合華夷之語取商販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
可以爲帝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修春秋設九例物爲災則書之不爲災則闕之蓋物
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爲災者以垂戒爾苟不爲災
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爲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數也斯
聖人之徼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噫去聖漸
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
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
修德禦災轉禍爲福者苟滅而不書曷以儆後代是以堯
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

皇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
上念粢盛稼穡之重則貶常膳避正寢徹宮懸眚災虐刑
以赦天下曾未旬浹蝗死于野或曰
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爲之風將有待也天其或
者慮怠于理故用蝗以爲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
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荧惑太宗之去虫蝗得
爲比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
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盡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爲神主示至
敬也唐季以來爲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

寢及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盡妙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或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坐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嗚呼是冊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飽冊欲冊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論

霍光論
用刑論
既往不咎論
死喪連貧杇論
朋黨論
霍王元軌傳論
李君羨傳論
鄭善果非正人論
先君後臣論

楊震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

石碏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劒其妻而史記壯之況君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冤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卹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與夫日磾之割愛卹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子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迫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

用是為殿最乃番意為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吏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乎罪當罄爾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猶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歎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爾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慄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覩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

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爲拒亦如上之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實重物人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推轅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軽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笞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笞曰子烏得言吾既往之事即雖庸人不至是而爲君臣有國家者反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爲誡誥固亦多矣不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爲君者胡不奉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訓于臣者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無隱見危致命爲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爲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爲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攘威權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

非盜聖人之語爲飾非之資即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誡宰我一時之言也爲君者爲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曰是非夫子之言也三子互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予爲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爲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爲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亡又問曰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國高之言曰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椁椁周于棺土周于椁是也今桓魋爲石槨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矣故夫子云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椁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而有子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欺知不欲速貪也且仲孫閱（即敬叔）之喪位蓋由乎貪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誡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荊蓋速于行道也非汲汲于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貴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矣非謂貪乎祿者也奚速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具存焉者吾其爲東周乎夫中年貴附庸也尚欲往焉況楚之大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其賜蓋禮非蔡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奇章李涼公輩互爲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来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允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之則順吉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辯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奇章全德而

不免竄逐賛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爲營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行事霍爲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子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爲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吊祭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閉閤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國令徵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罹窴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謂公又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羨自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讖愕然

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誅宗室亦一代之真王爾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懼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忍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爲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爲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子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爲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昔搆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裕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弑逆受宇文化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汚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耶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爲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爲此豈危邦不入之謂耶雖復數布郡條悉稱良吏蓋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

有焉子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足倫也正人之譽不亦虛乎王琮責之斯爲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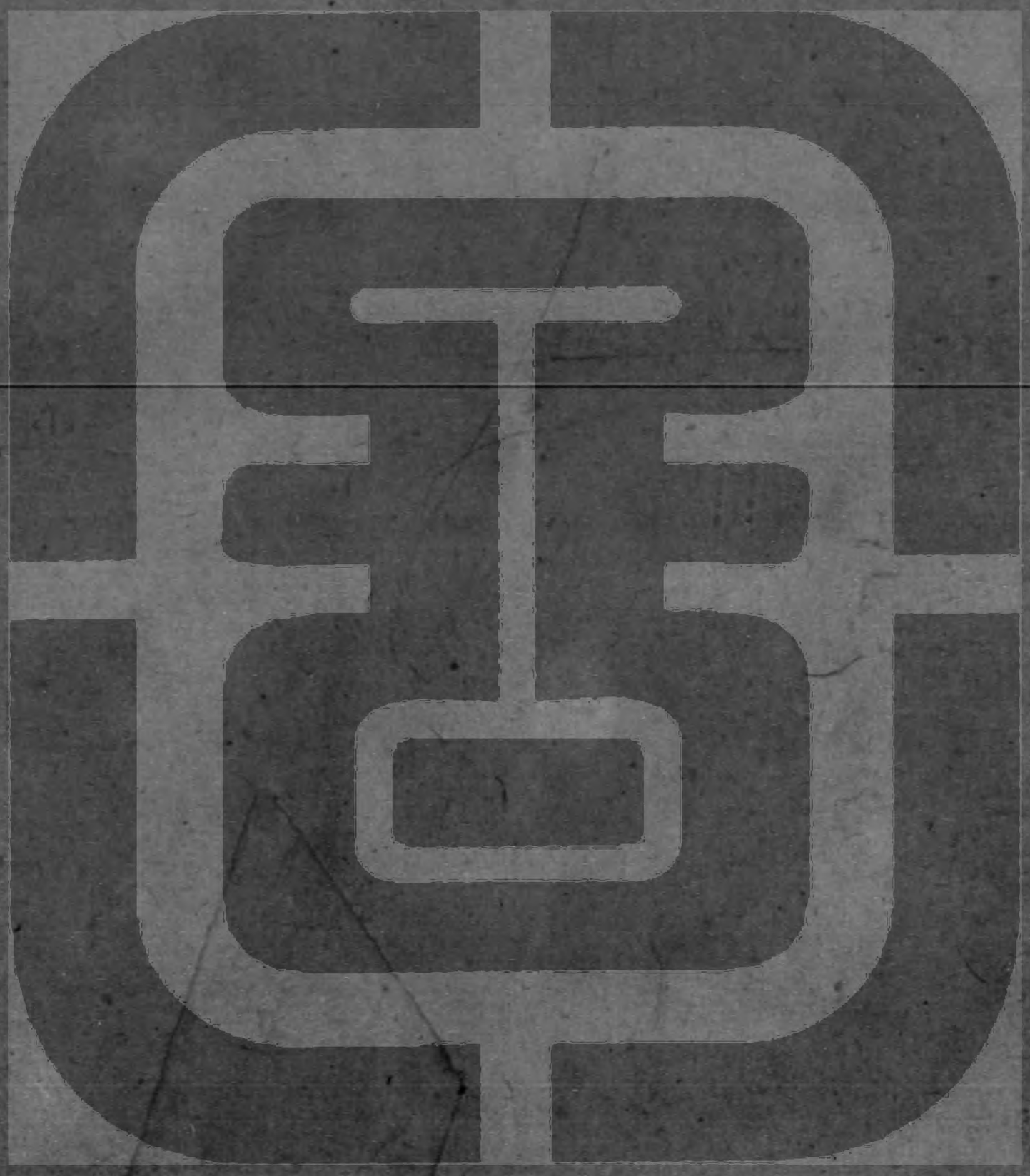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座平座知其賢而未能用會座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國計座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座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而爲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子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爲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爲國之賢殺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爲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其非豈史筆之有私耶將史才之未至耶子恐後之爲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爲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爲蘧寧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徵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趙生之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惧人之不從也況混而爲

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爲也蘧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徵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絶于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脫虎口豈徵子之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徵蘧甯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敖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媿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爲三公浮沉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徵蘧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脩比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況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徑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于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欤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玉篇卅川部第